

云萝公主



新版

神像

云萝公主

云萝公主

原著：蒲松龄

改编：南 南

绘画：季 源 业

季 津 业

徐 明

王 斌

扫描：小 葵

脚本：菱 纱

制作：玉 娇 龙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内容介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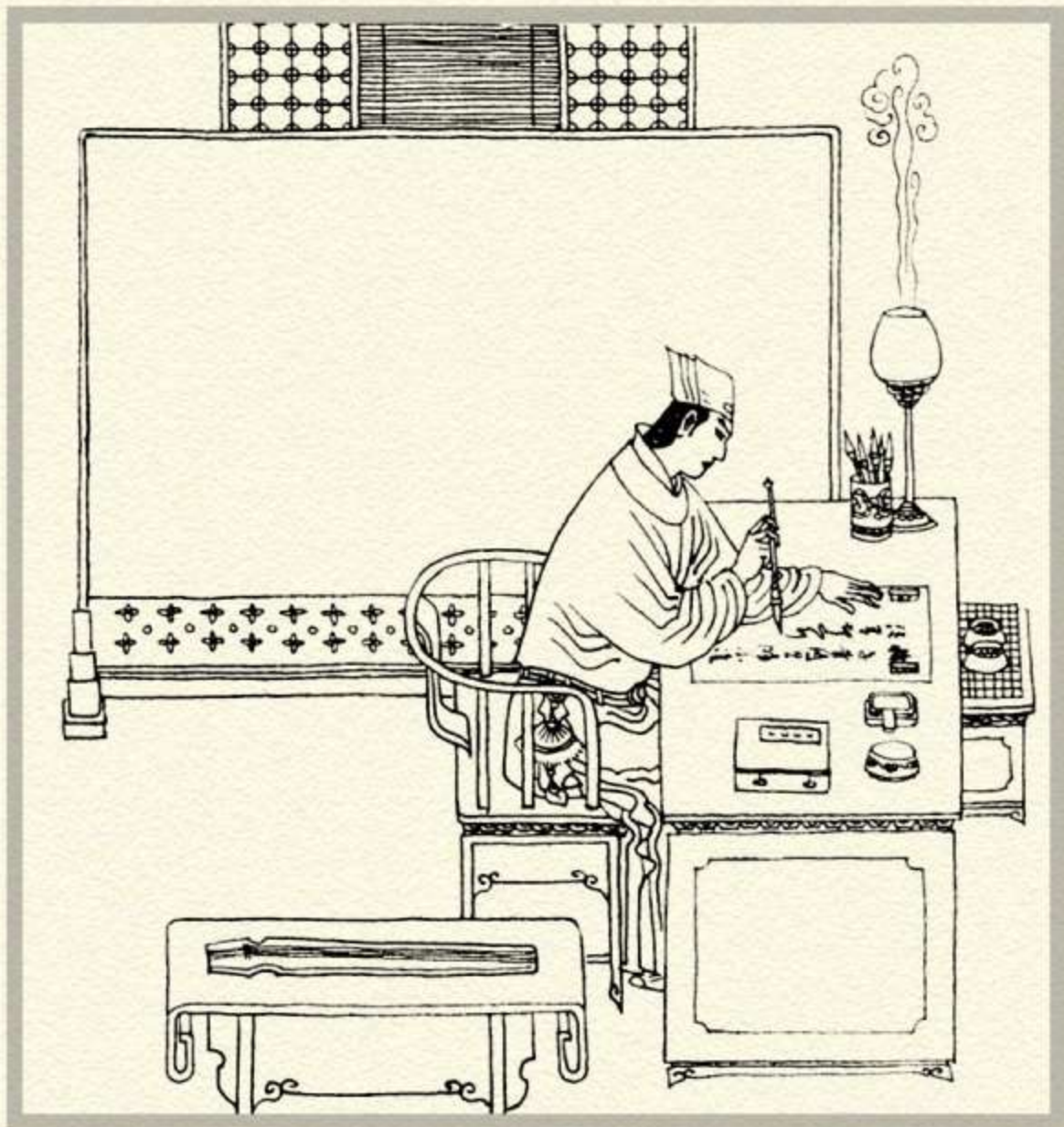
书生安大业天资聪颖，生下来就会说话，诗词文章，琴棋书画，无所不通。安生十五六岁时与天上的云萝公主定下美好姻缘。但是，他在不该动土的“天刑”忌期大兴土木，致使官司缠身，不但自己差点丢了性命，也使母亲连惊带吓而病故，乃至于婚期推迟了三年。云萝公主和安生结婚后，生下两个儿子，一家人和和美生活了六年，云萝公主就回天上去了。安生的大儿名大器英俊潇洒，刻苦好学，十七岁就中了进士；二儿名可弃，性顽劣，不读书，喝酒、赌钱、偷东西、交恶友，无所不为。后来，安生按云萝公主所嘱，为其娶了小家之女侯氏为妻，对可弃严加管教，才使其重新做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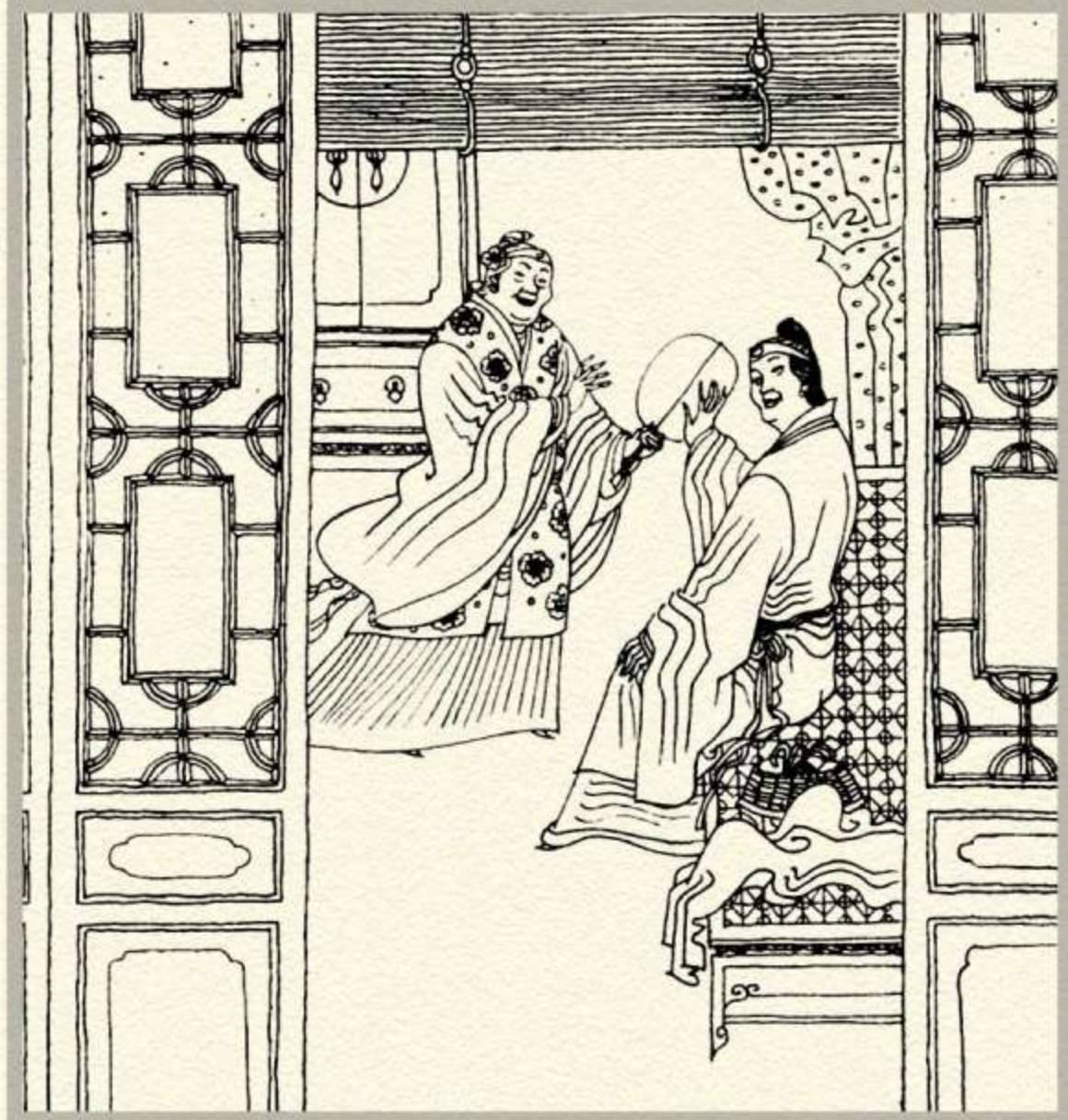
安大业，是河北卢龙县人。他一落地就会说话，他母亲害怕是什么邪魔，便用狗血灌他，消灾驱邪。



安大业渐渐长大，不但相貌英俊秀美，而且读书的天分也很高，诗词文章，琴棋书画，无所不通，一些名门大家都很想同他结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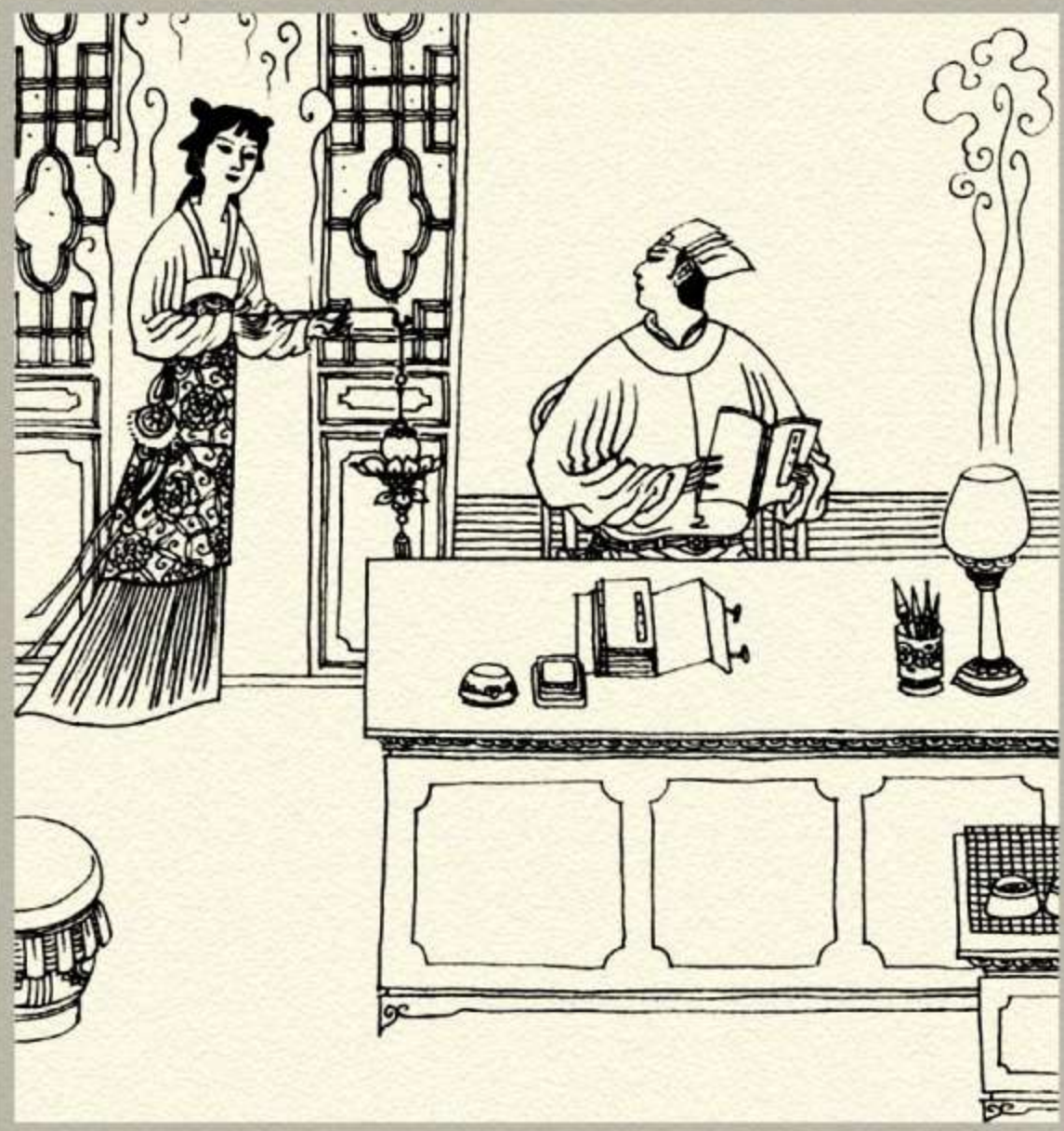
他母亲做了一个梦，说儿子命该和公主相配。母亲深信不疑，所以，谁家来提亲也不允。



可是，安大业到了十五六岁，这个做驸马的梦还没有应验，母亲心里便渐渐懊丧起来。



一天，安大业正独自在房里坐着，忽然嗅到一阵幽香，接着，进来一个漂亮的丫鬟，说道：「公主来了！」



一条红地毯从门外一直铺到了床前。安大业正惊疑间，只见一个光彩照人、美貌无比的女郎，由一群丫鬟簇拥着走了进来。女郎一进门，屋里顿时四壁生辉。



丫鬟安了绣垫在床上，扶女郎坐下。安大业被这突来的奇迹弄得手足无措，鞠着躬问道：「请问是哪里的神仙，光临寒舍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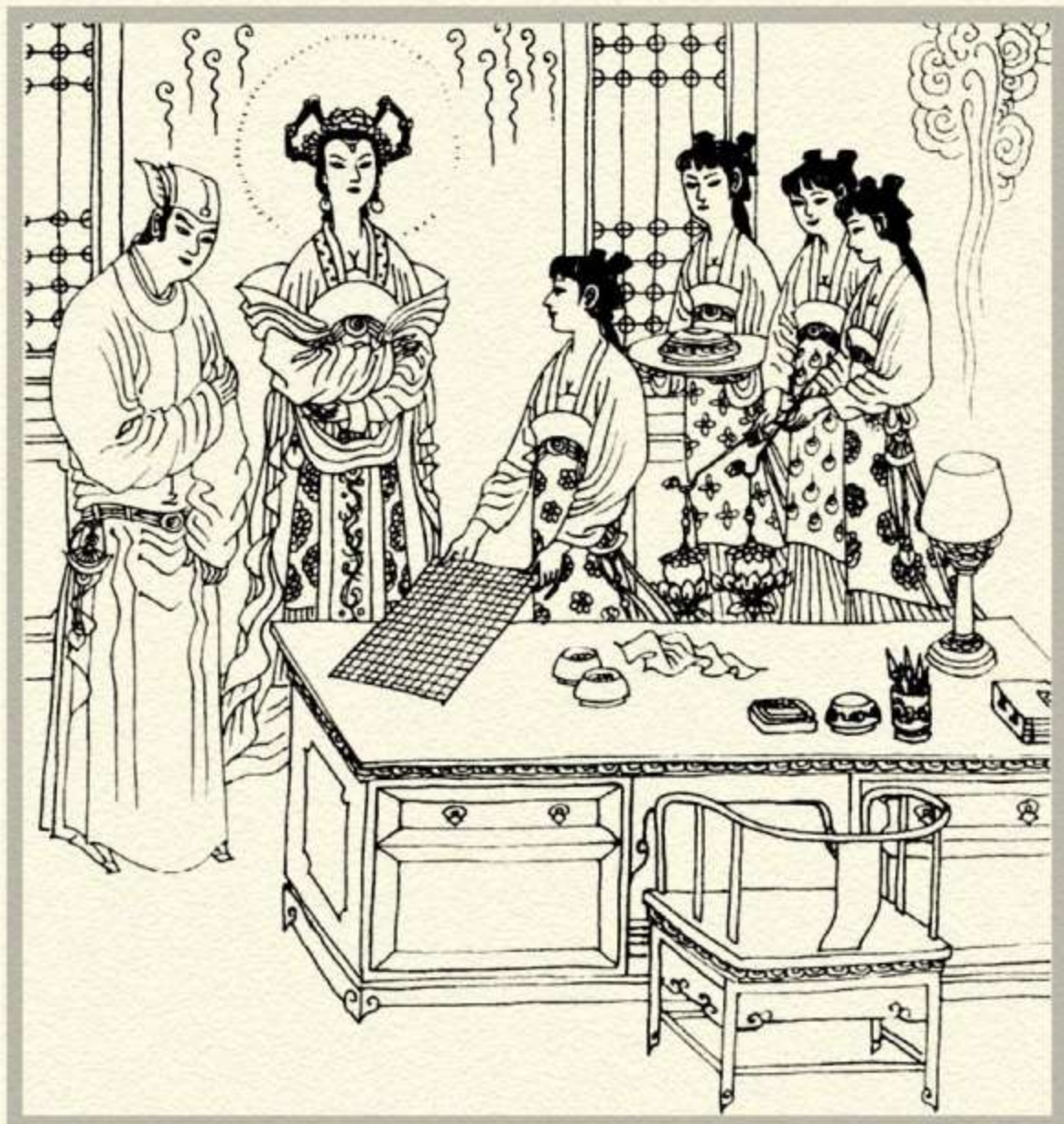
女郎微笑着，用衣袖掩着嘴。丫鬟答道：「这位是圣后府中的云萝公主，圣后选中了你，要把公主下嫁，今天请公主亲自来认认地方，帮助布置房屋。」



安大业突然遇上这样的好事，高兴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那云萝公主也低着头抚弄着衣带，不好意思说话。两个人相对无言。



安大业一向喜爱下棋，棋子和棋盘总是放在座位旁边。这时，一个丫鬟用红手巾拂去棋上尘埃，拿到桌上，说：「我们公主也是棋迷，不知道同驸马下起来谁赢？」



来。

安大业把椅子挪到桌旁，公主笑咪咪和他对起弈



棋子下得差不多时，一个丫鬟笑道：「驸马输了一子！」接着又禀道：「公主累了，该回去了！」



公主在一个丫鬟耳边悄悄吩咐了几句。那丫鬟走了出去，不一会儿又回来了，把一千两银子放在床上，对安大业说：「刚才公主说屋子太简陋，劳烦你拿这银两装修一下，等完工后再来相会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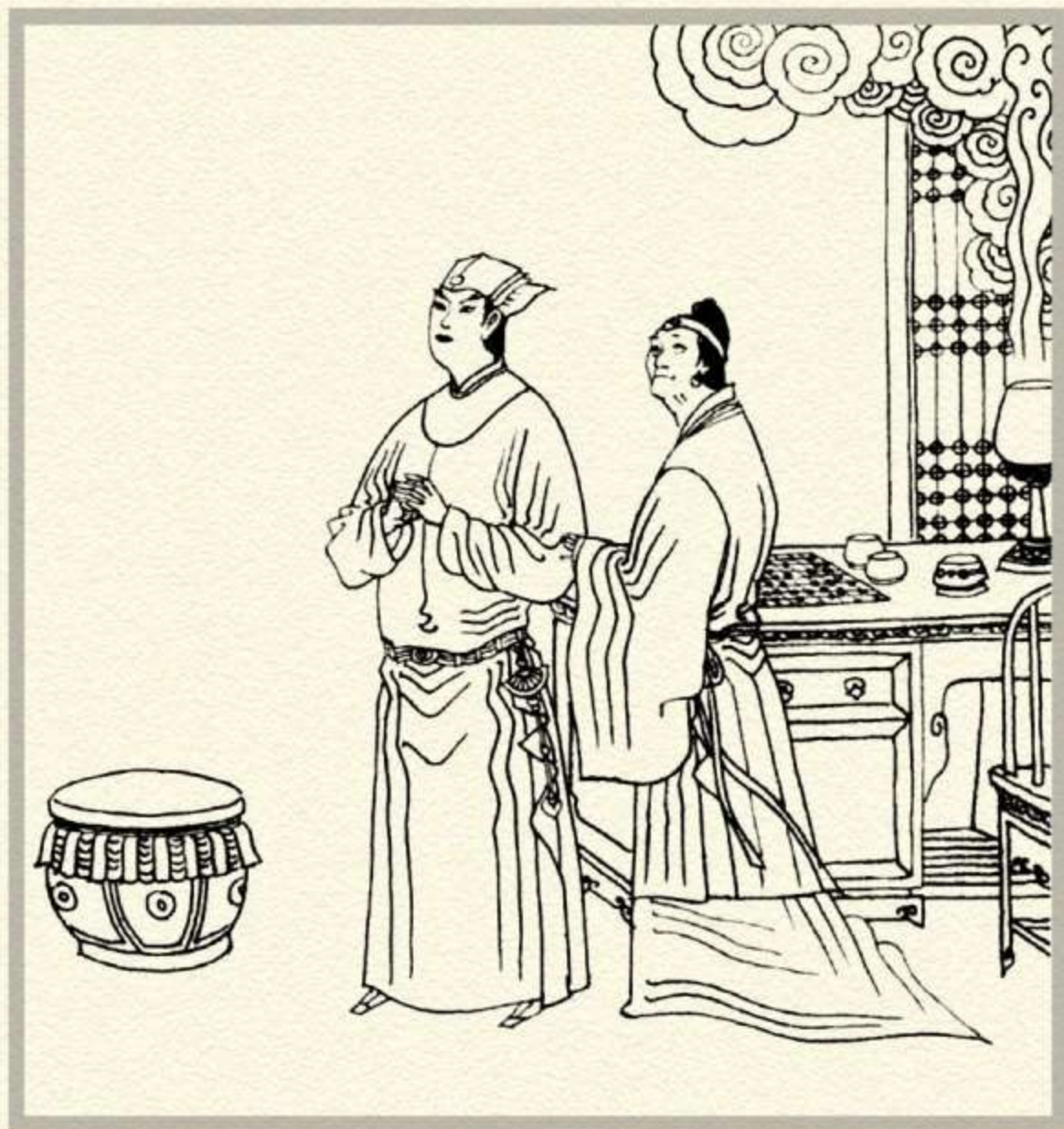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个丫鬟说：「这一个月犯「天刑」，造房子不利，要下个月才吉利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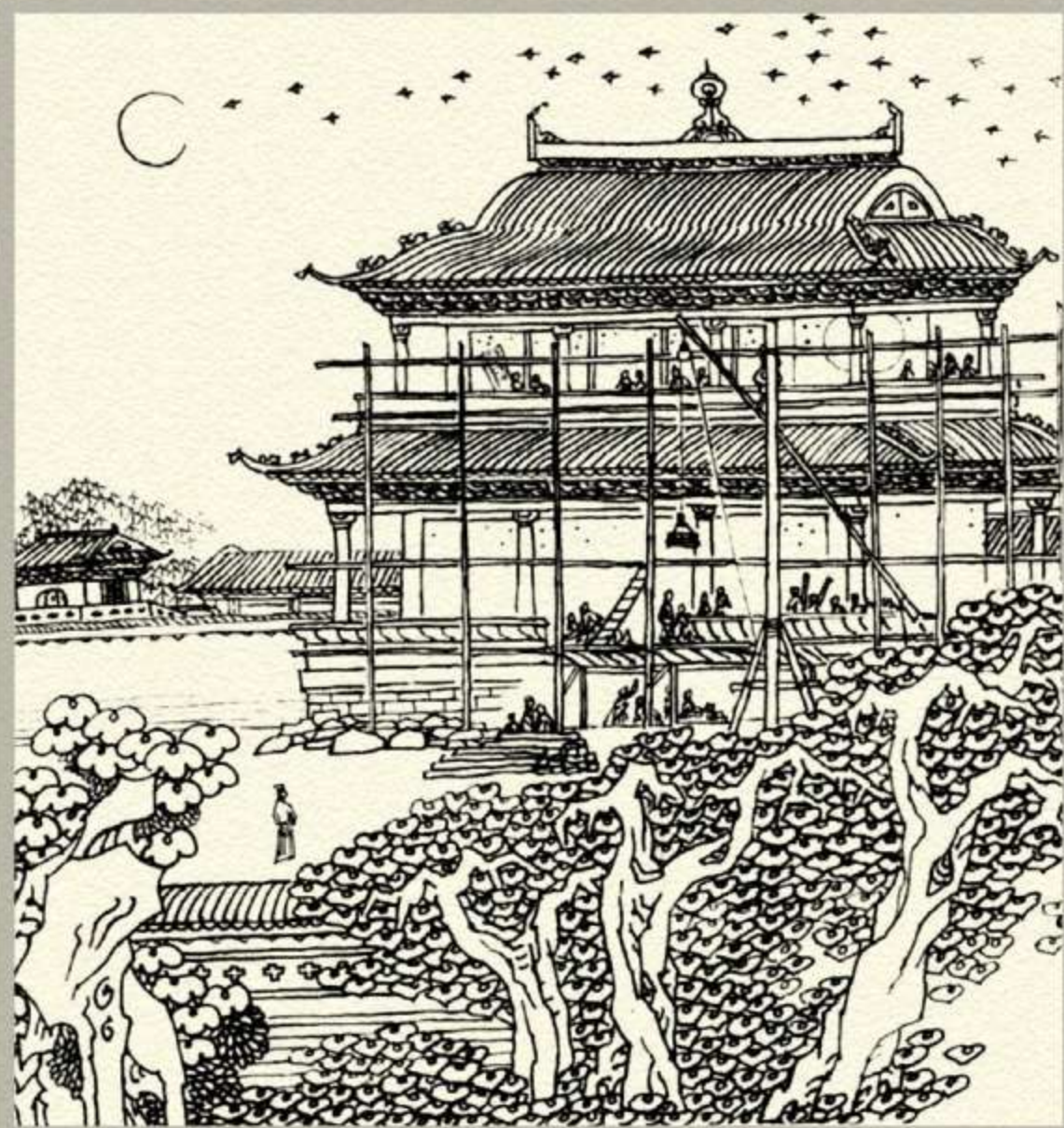
公主站起身，安大业舍不得公主离开，便用身子拦住房门。只见一个丫鬟取出一个像皮筏一样的东西，就地敲了一下，立刻冒出一团云气。霎时云气笼罩了四周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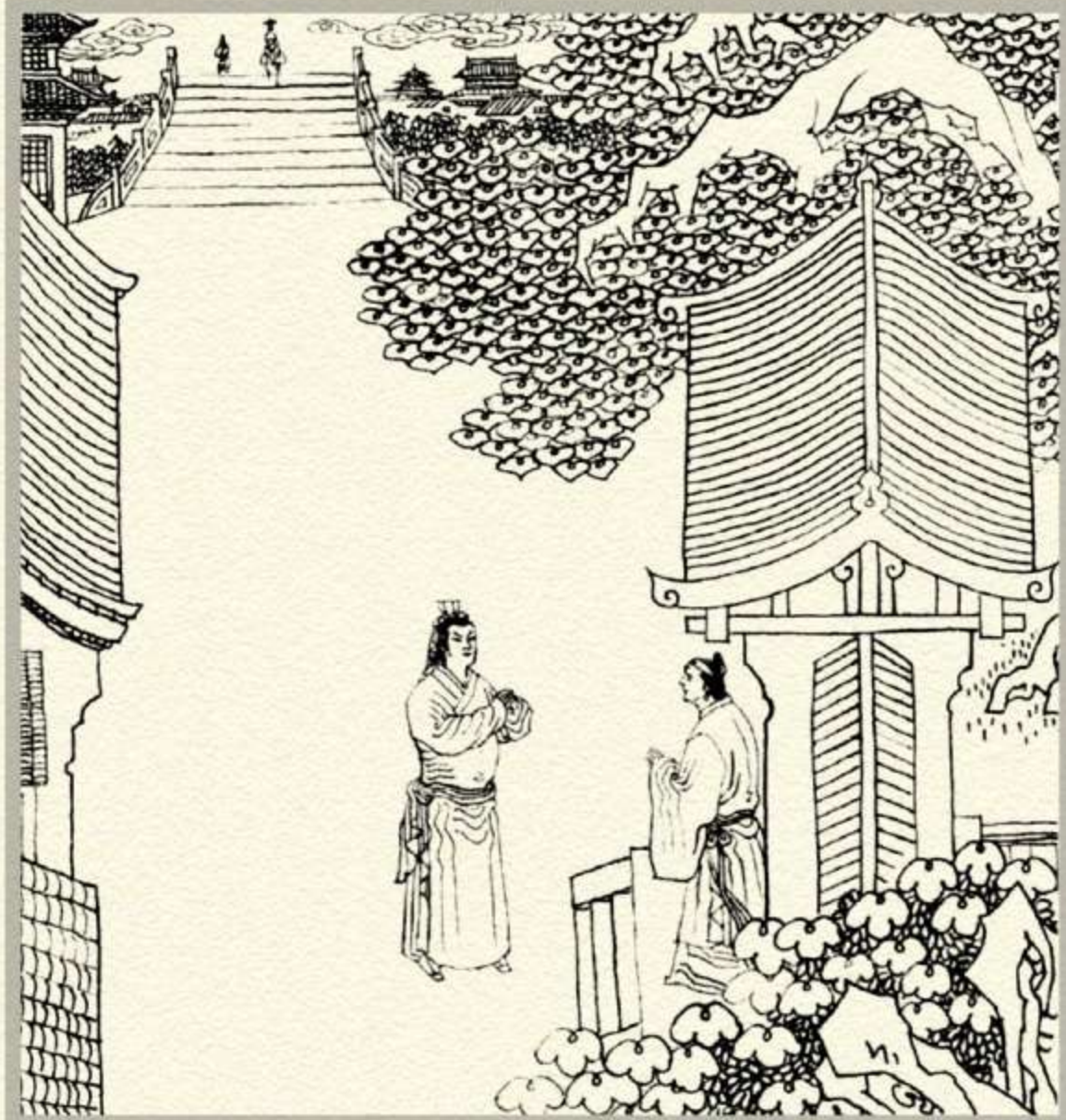
等云气散去，公主和丫鬟早已不见了。安大业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，疑心公主是妖怪，让安大业不要去想这件事。



可是，安大业已深深地爱上了那个美丽的公主，
一心只想着和她早日相会，也不管犯不犯「天刑」，
吉利不吉利的事，雇来匠人，大兴土木，翻修房屋。



在这以前，有个溧州书生袁大用，客居在安大业邻近的巷子里，曾经递帖来访问过。安大业一向不大结交朋友，便推托不在家，没有接见。



为了礼尚往来，安大业故意在一个袁大用不在家的日子里去回拜了一下。没想到，一个多月后的一天，他竟和袁大用恰巧在门外碰上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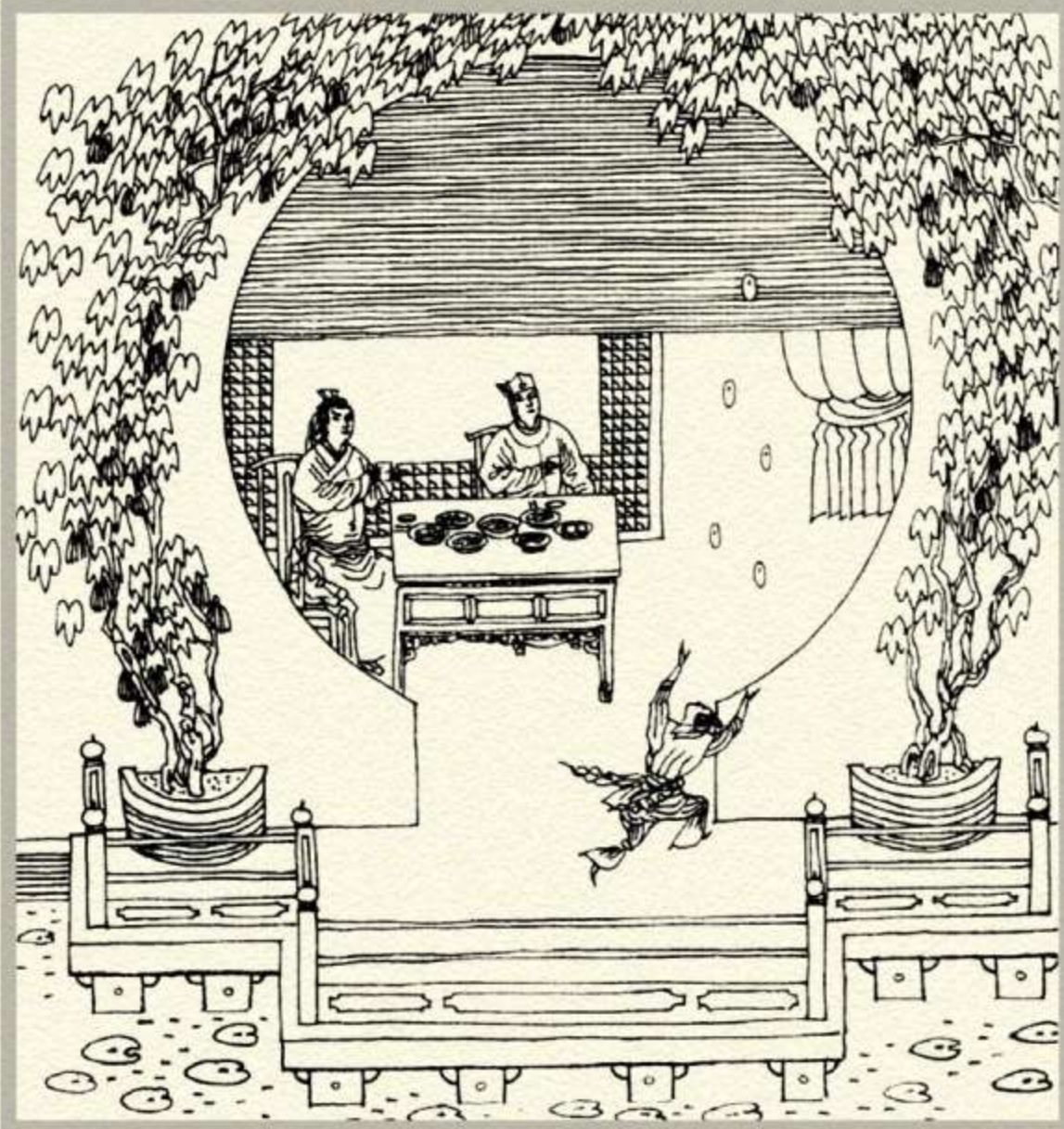
那袁大用年纪约二十来岁，举止文雅，谈吐不凡，安大业很喜欢他，请他进屋，和他下了几盘棋，彼此各有输赢。



接着摆酒相待，两人说说笑笑，很是愉快。



第二天，袁大用邀安大业到他的寓所，摆上美酒佳肴，殷勤招待。他家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，在席前击板唱歌，表演各种跳跃投掷的杂技助兴。安大业吃得烂醉如泥。



袁大用让那少年背他回去。安大业看他瘦弱，坚持不肯。袁大用要他不必推辞，只见那少年将他毫不费力地背起来送回家。



安大业心里很惊异，第二天赏钱给他，少年再三推辞才接受。从此，安大业和袁大用的文情便密切起来，三两天总要来往一次。



袁大用为人朴实沉默，慷慨好善。街头有欠债卖女儿的，他便毫不吝嗇地掏出钱来送那人还债。为此，安大业更加敬重他了。



不久，袁大用向安大业告别，并送了他十多件象牙筷、楠木珠等名贵礼品，此外，还送来五百两银子，帮助安大业做修建新屋之用。安大业留下了礼品，退还了银子，还送了些布匹做谢礼。



袁大用走了一个多月后，乐亭县有个卸任回家的官吏，带回大量搜刮来的财宝。一夜，忽有强盗闯入，捉住主人，用烧红的铁钳烫他的皮肉，把财宝抢个精光。



那官吏的家人认得强盗是袁大用，便报官出公文追捕他。安大业有个邻居姓屠，和安家有积怨，看见安家大兴土木造房子，心里十分妒忌，猜疑，怀疑安大业和袁大用是一伙。



刚好安家有个小仆人偷了象牙筷子卖给屠家。屠家得知是袁大用送的礼，便到县里告发。县官派兵包围了安家，恰巧安大业主仆出门在外，便把安母抓了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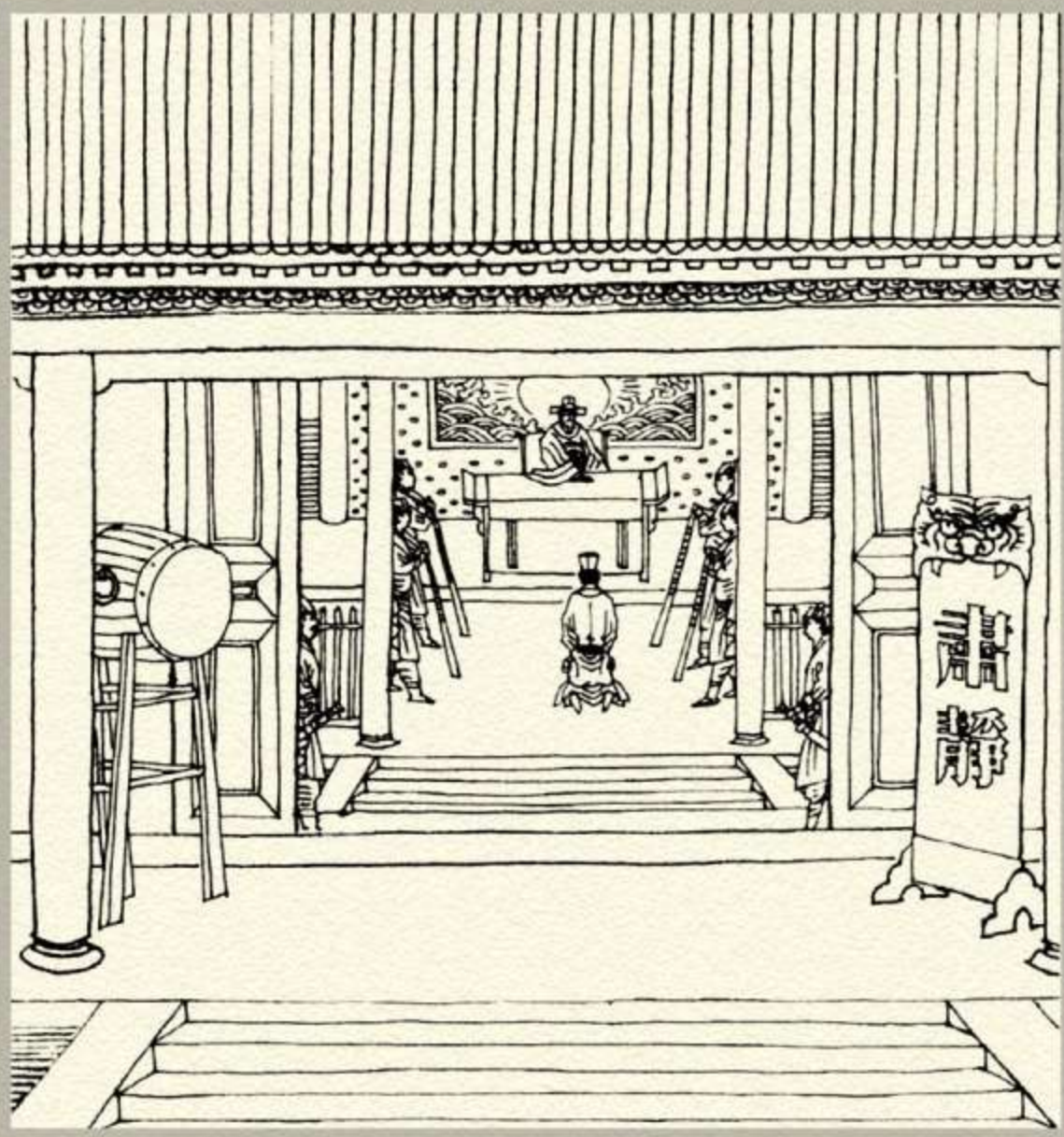
安母年迈体衰，受了这场惊吓，病得气息奄奄，两三天滴水不进，县官便放了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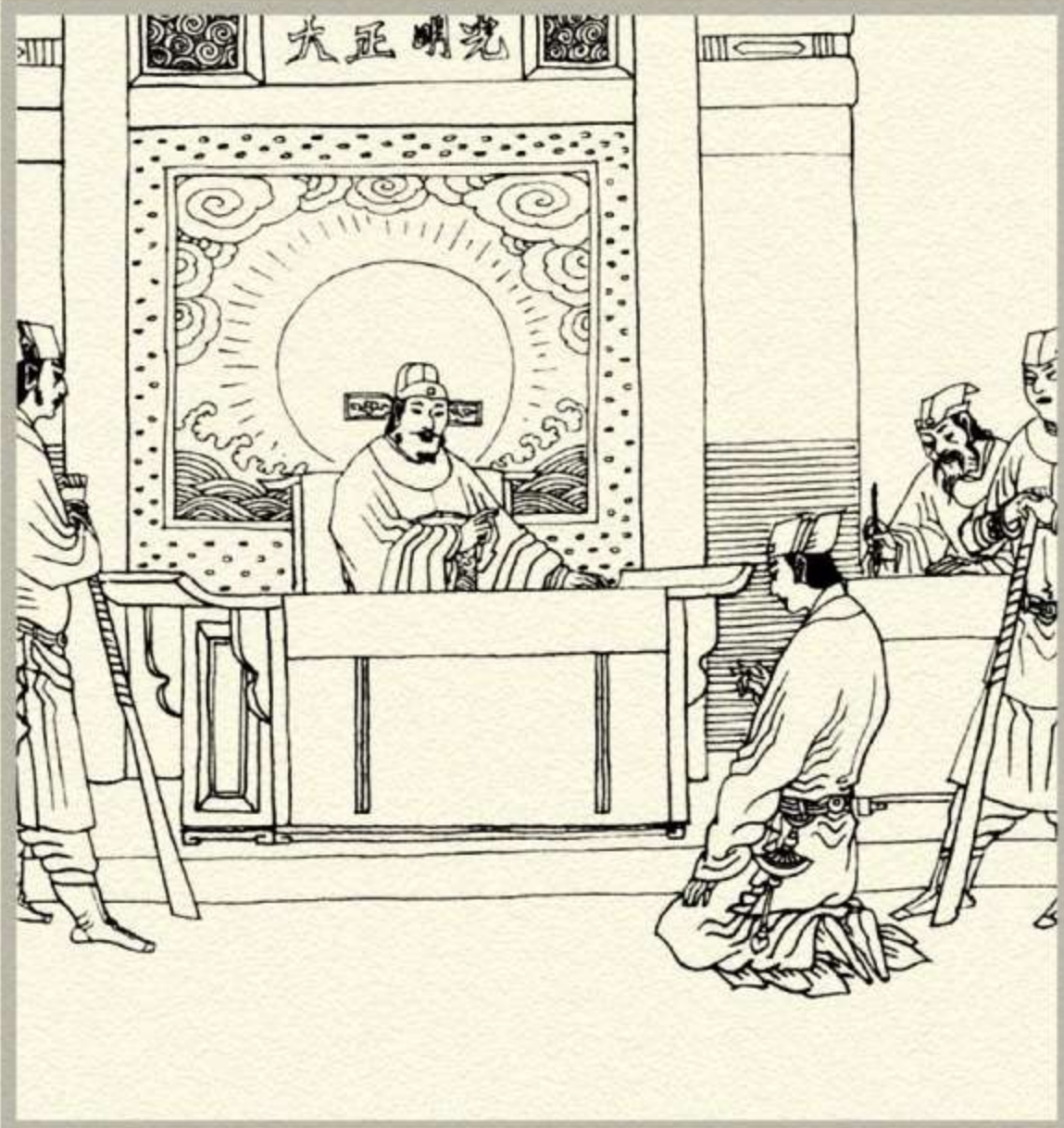
安大业在外面听到母亲受害的凶信，急忙赶回家来。母亲已经病重无救，过了一夜就死了。安大业悲痛欲绝。



安大业刚收殓完遗体，便被差役抓去。县官见他年轻，又是温文尔雅的，疑心是人家冤枉诬陷他。县官故意严厉地审问他。安大业据实说出了和袁大用认识交往的经过。



县官问他怎么会突然暴富起来？安大业说：「我母亲有一笔积蓄，为了我要娶亲，便拿出来修造房子。」县官相信了他，录了供，备文把他解送知府。



邻家那姓屠的听说安大业没有事，便买通了押送的差役，叫他们在路上把安大业杀掉。



经过一座深山，两个解差把安大业拖到陡峭的悬崖边，想把他推下去。正在危急时刻，忽然草丛里跳出一只猛虎，把两个差役咬死，然后衔起安大业就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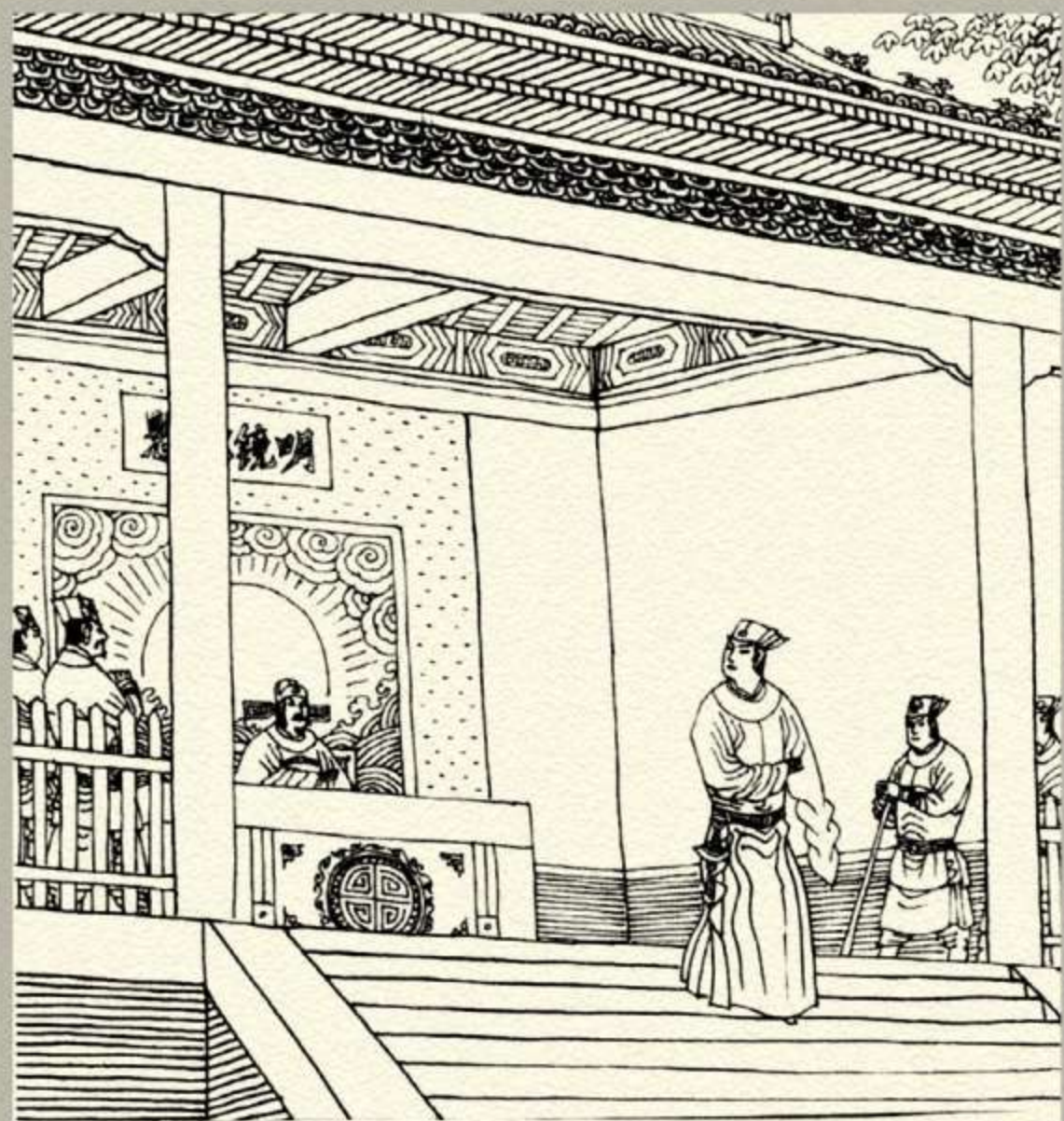
老虎把安大业衔到一个地方，这儿重楼叠阁，金碧辉煌。只见云萝公主由丫鬟们扶着出来，她神情凄伤地说：「我本想把你留下，可母亲的丧葬未完。你拿着解送你的公文到府里去自首吧，保你无事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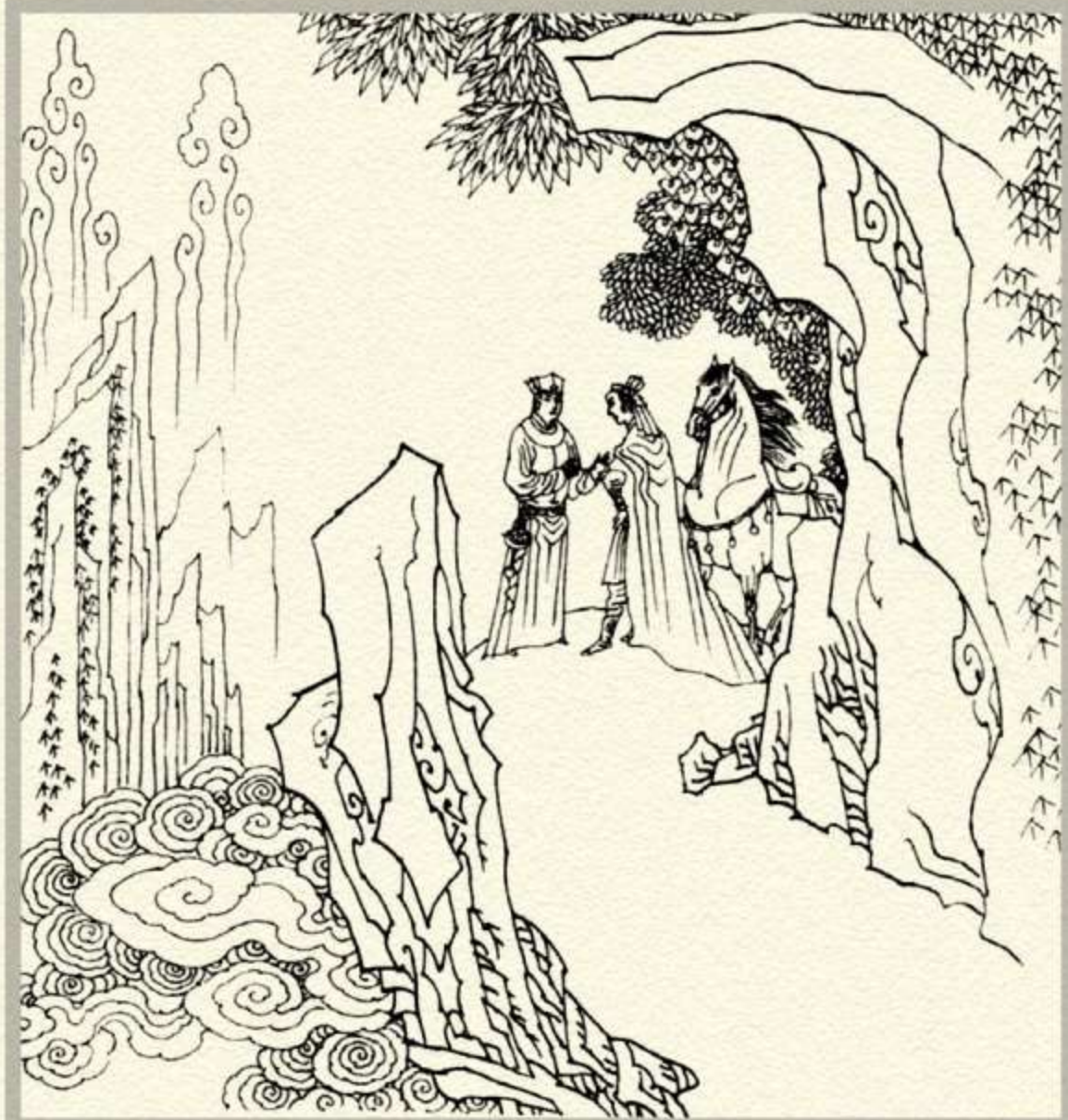
云萝公主说着，拿起安大业胸前的带子，打了十几个结，吩咐他道：「面见官府答话时，拈起这带子慢慢地解结，便可免祸。」



安大业按照云萝公主的嘱咐，到府里去自首。知府对他的信实很满意，又检阅了公文，知道他是冤枉的，便销了他的罪名，放他回家。



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正好遇见袁大用，把经过情形告诉了他。袁大用听了很气愤，沉着脸一言不发。安大业劝他道：「以你的人品才学，正大有可为，何必要干这样的事来玷污自己呢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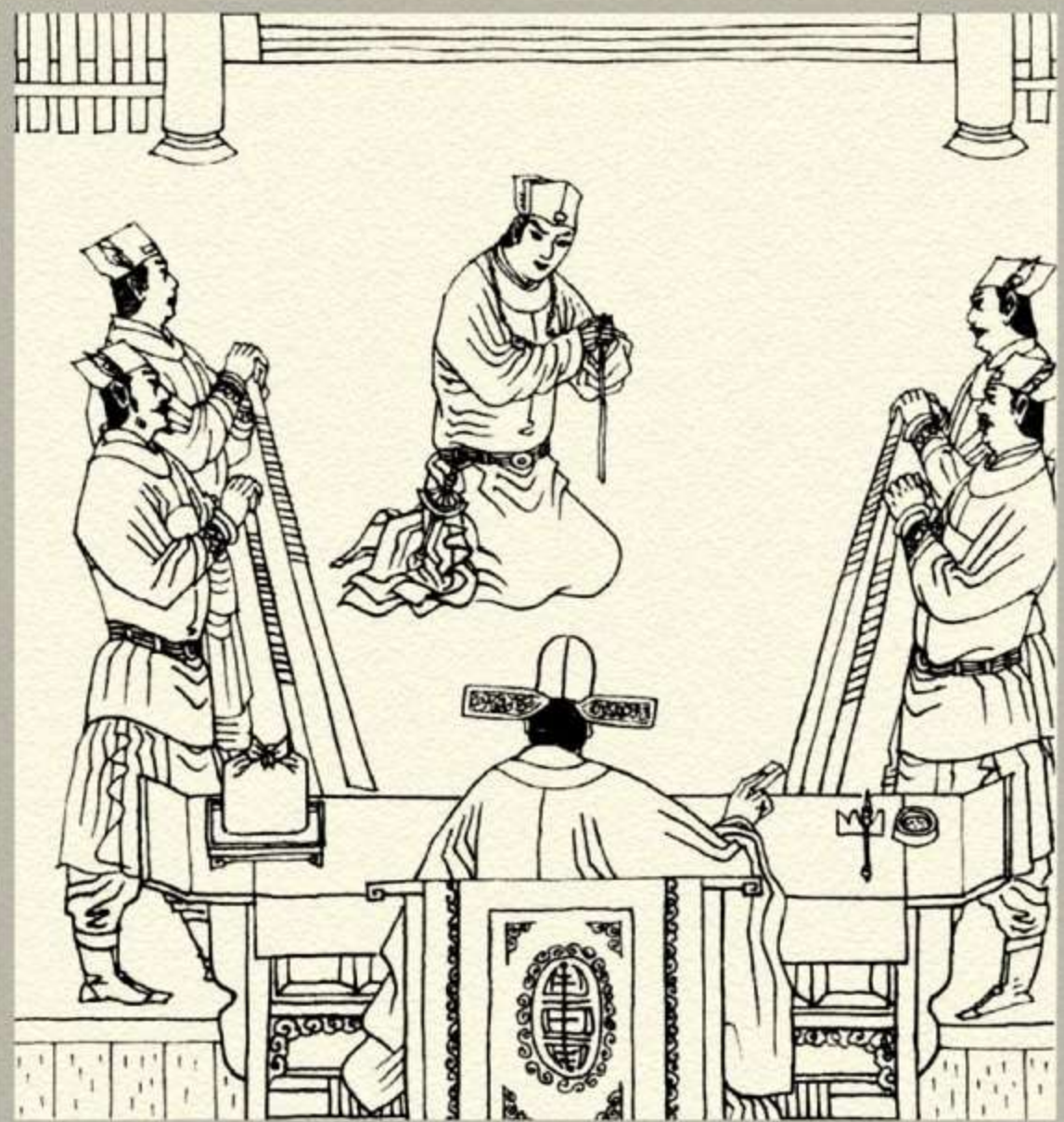
袁大用说：「我杀的都是不义之人，取的都是不义之财，怎能说是玷污品德？像你邻家姓屠的那种人，难道可以让他舒舒服服地活在世上吗？」说完，便上马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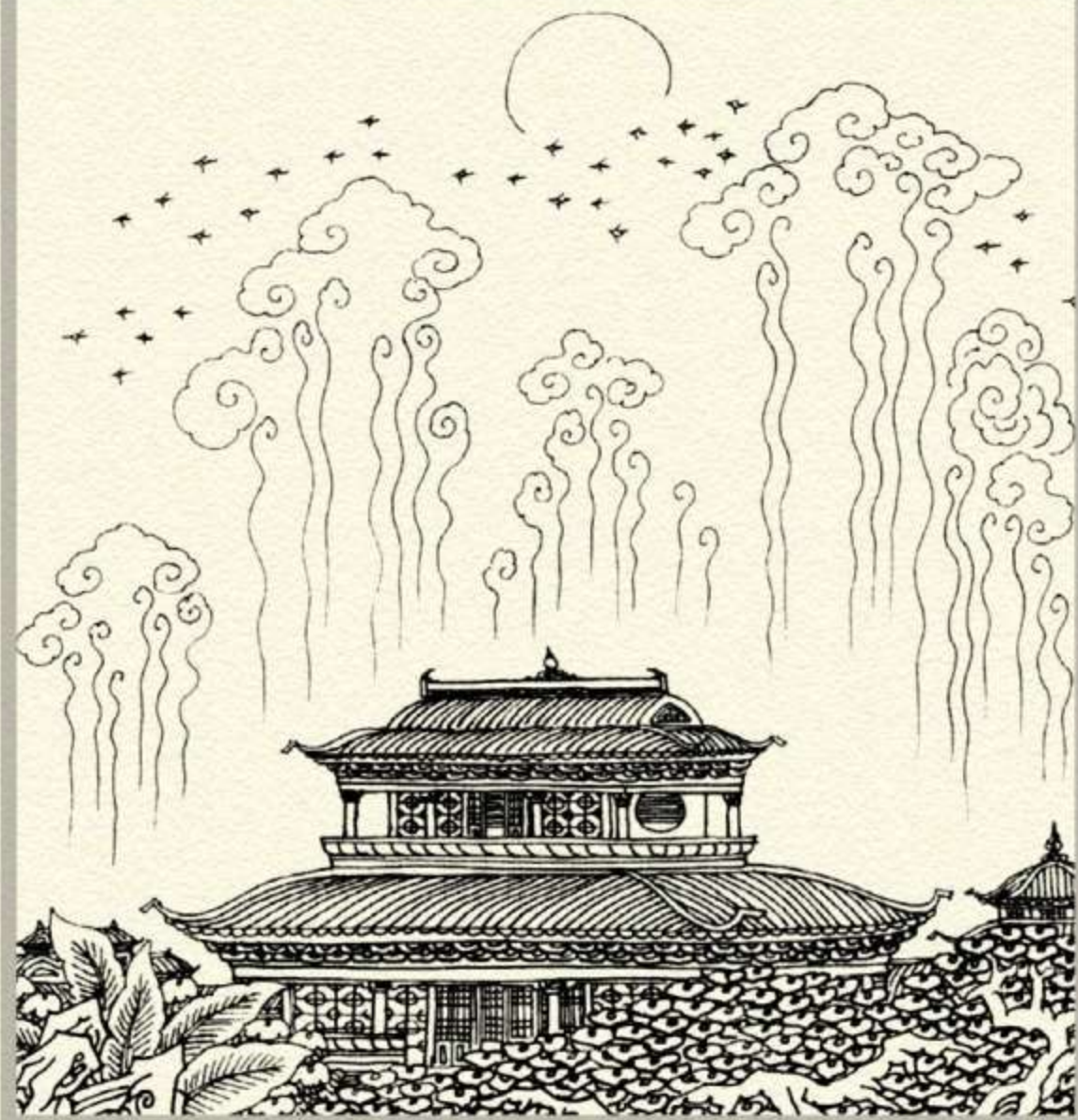
安大业回家安葬了母亲，闭门谢客。一天夜里，屠家遭劫，屠家父子等十几口全被杀死，只剩一个婢女。所有财物搜罗一空。强盗临走，提灯对婢女说：「看清楚，杀人的是我，与旁人无干！」说罢，飞檐走壁而去。



第二天报到官里，官府怀疑安大业是同谋，又把他逮了去，县官很严厉地审讯他。安大业手捏胸前打结的带子，一面答辩，一面解结。县官听了他的陈述，觉得句句入情、入理，只得又把他放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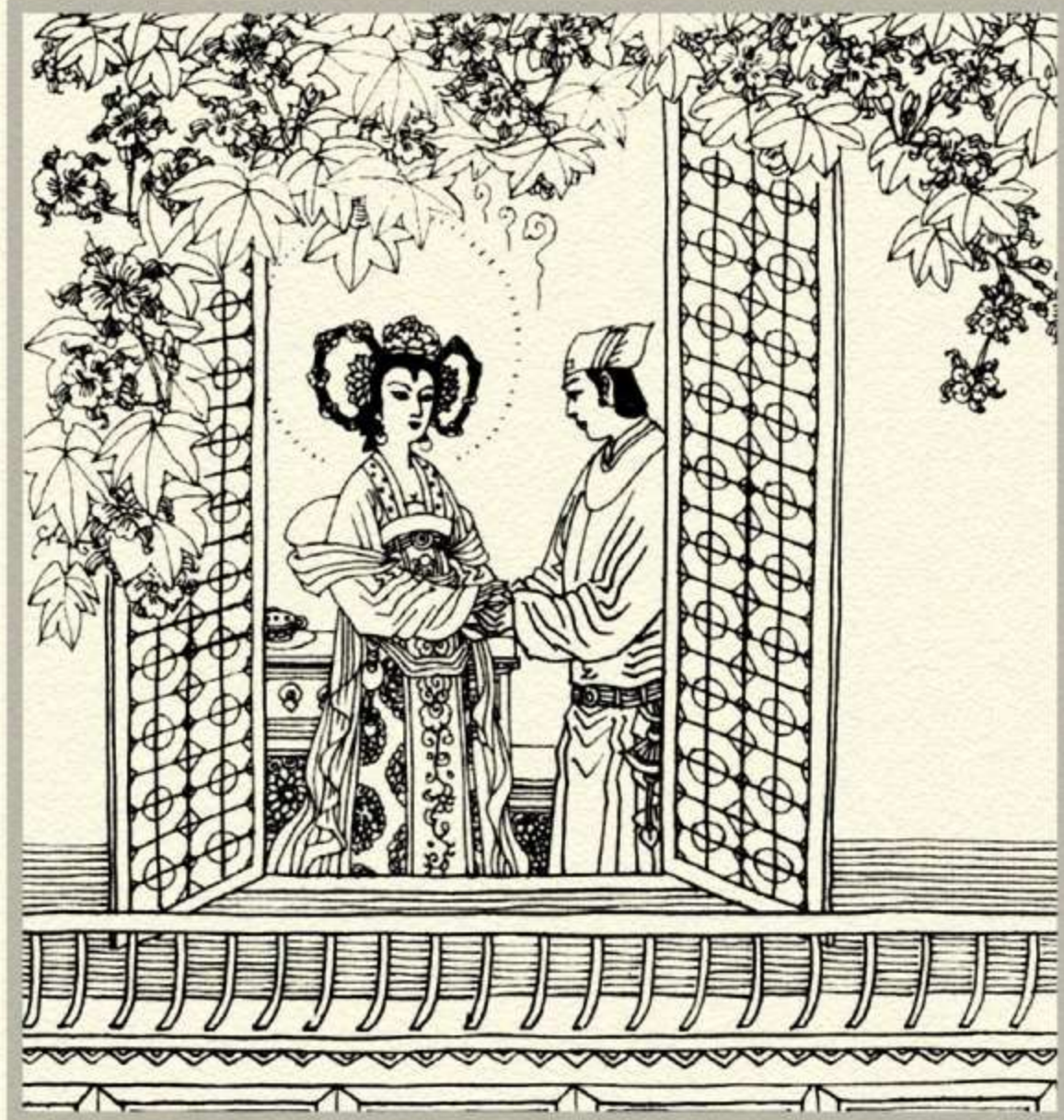
从此，安大业更加潜心修养，闭门读书，家里只留了一个做饭的老婆婆。这样过了三年，有一天，满院子飘着异香。



安大业急忙打开新建的楼阁一看，里里外外陈设已经焕然一新，悄悄揭开门帘望去，公主已经坐在屋里了。



安大业连忙上前施礼。公主握住他的手，说：「你不相信天数，在不该动土木的时候动工，便招来横祸；又因母亲的丧事，使姻缘延迟了三年。这就是欲速而不达呀！」



安大业要去张罗酒席。公主说：「不用你了。」一个丫鬟打开柜子，一盘盘山珍海味，都随手端了出来，而且热气腾腾，就好像刚从锅里烧出来的一样。拿出的酒也非常香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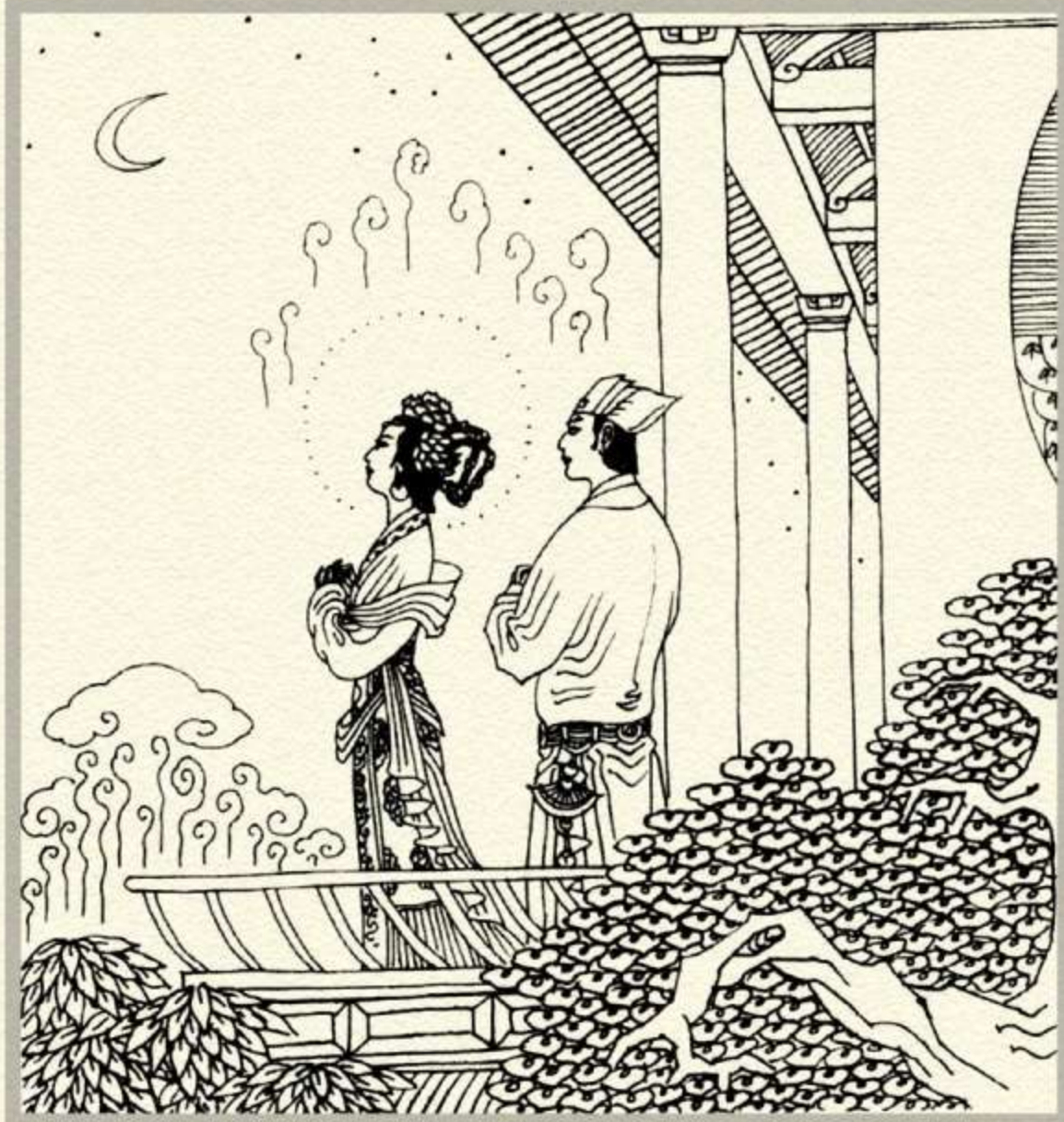
两人分别三年多，今日重逢，自然有说不完的话，叙不完的情。你一杯，我一盏，一直欢饮到傍晚，那壶里的酒始终斟不完，喝酒的人也始终喝不醉。



夜深了，丫鬟们都散去。公主说：「安郎，有两条路，请你选择。」安大业挽住她的颈项问是什么路。



公主说：「如果我们做一对诗酒之交，保持亲密良友的关系，可以相聚三十多年；如果做夫妻，就只能欢聚六年。你愿意选择哪一种？」



安大业面对着这样一位娇美的公主，怎能舍不得结婚？便说：「过六年再说，好吗？」公主不再说什么，于是，两人结成了夫妇。



安大业和公主结为夫妇后，公主吩咐把院子分成南北两院。雇来婢仆住在南院，料理茶饭。北院里不动烟火，只有棋子、酒器之类的东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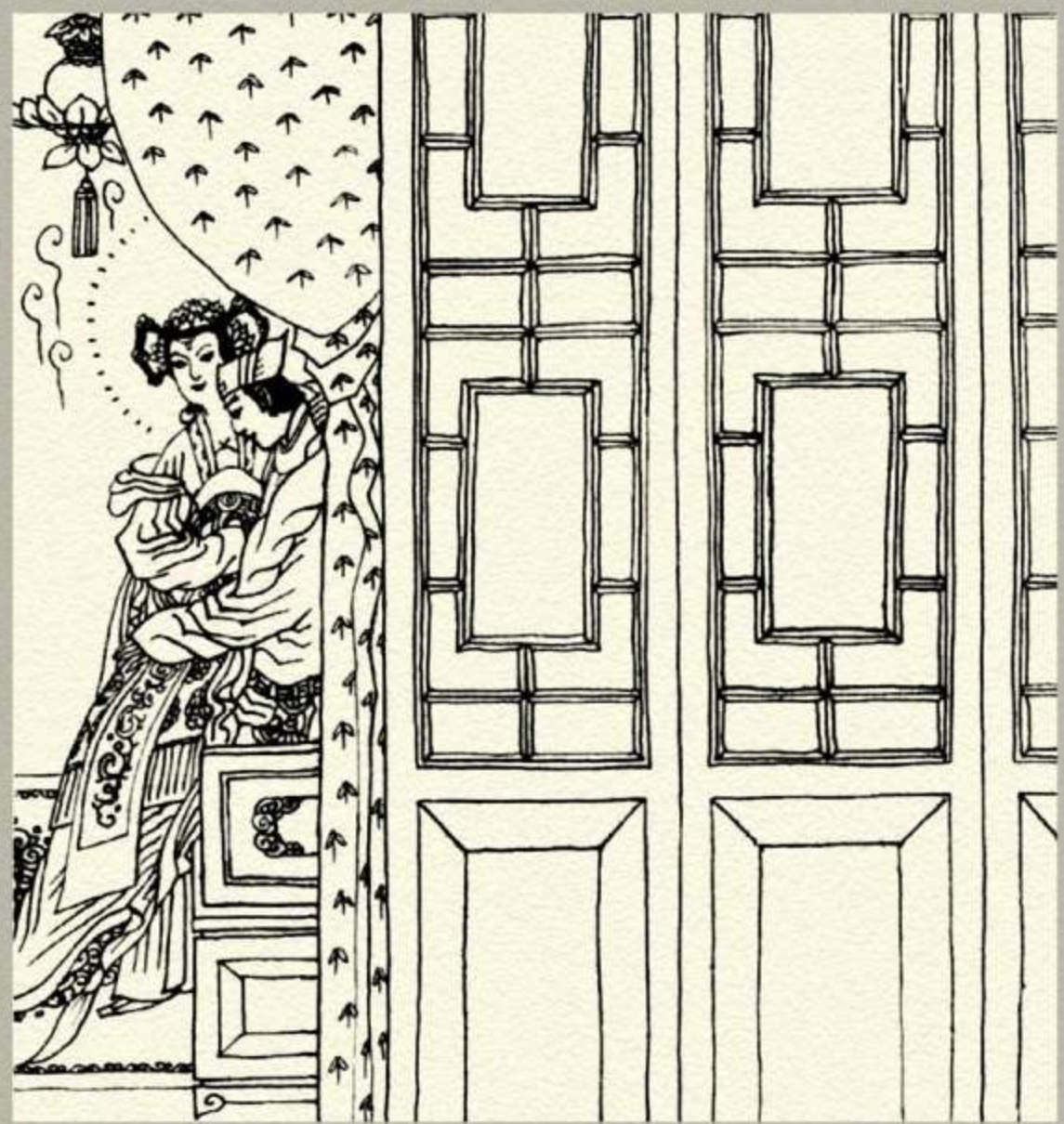
南北院之间的门是紧闭的，安大业一推，门就会自动开启，旁人却进不去。南院里做工的人谁勤勉，谁懒惰，公主都一清二楚，每每叫丈夫去责罚，没有谁不服。



公主住的屋子，铺着锦绣的毡毯，冬天不冷，夏天不热。即使是严冬，公主也只穿一件薄纱衣服。安大业给她做了件漂亮的衣服，硬要她穿上，她穿一会儿就脱掉了，说：「这种尘世间的东西，压得我一身骨头都痛！」



一天，安大业把她抱在膝头上，忽然觉得比往日重多了，感到很奇怪。公主笑着指指肚子说：「这里面有了一个俗种了。」



过了几天，公主皱着眉不能进食，说：「近来胃里不舒服，很想吃些人间的烟火味。」安大业给她准备了精美的饭菜，从此，公主便和普通人一样地饮食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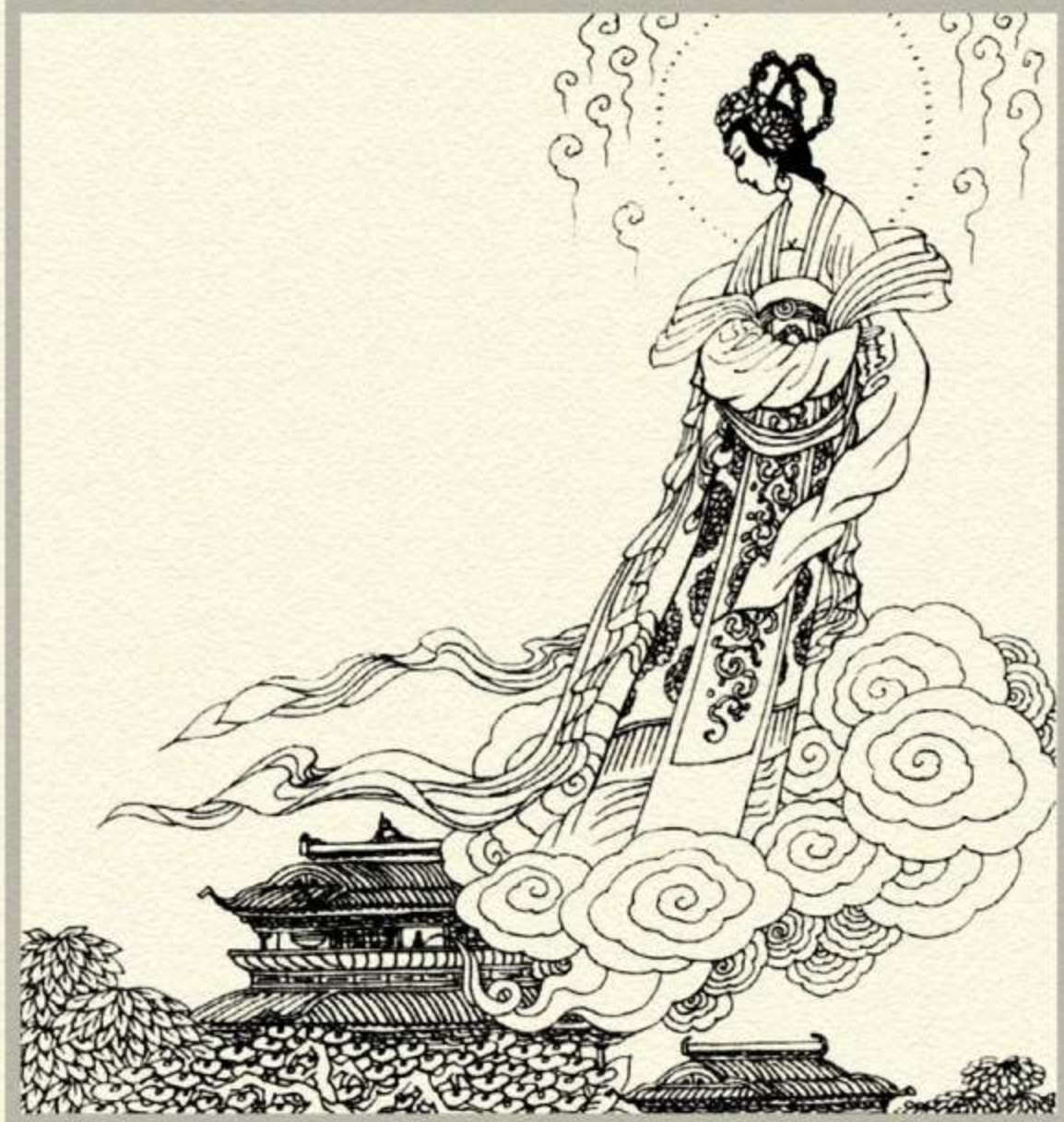
十月怀胎，到了生产的一天，公主说：「我体质纤弱，不能承受生产的劳苦，丫鬟中樊英身体健壮，只好请她代劳了。」她脱下内衣，让樊英穿上，叫她睡在内室的床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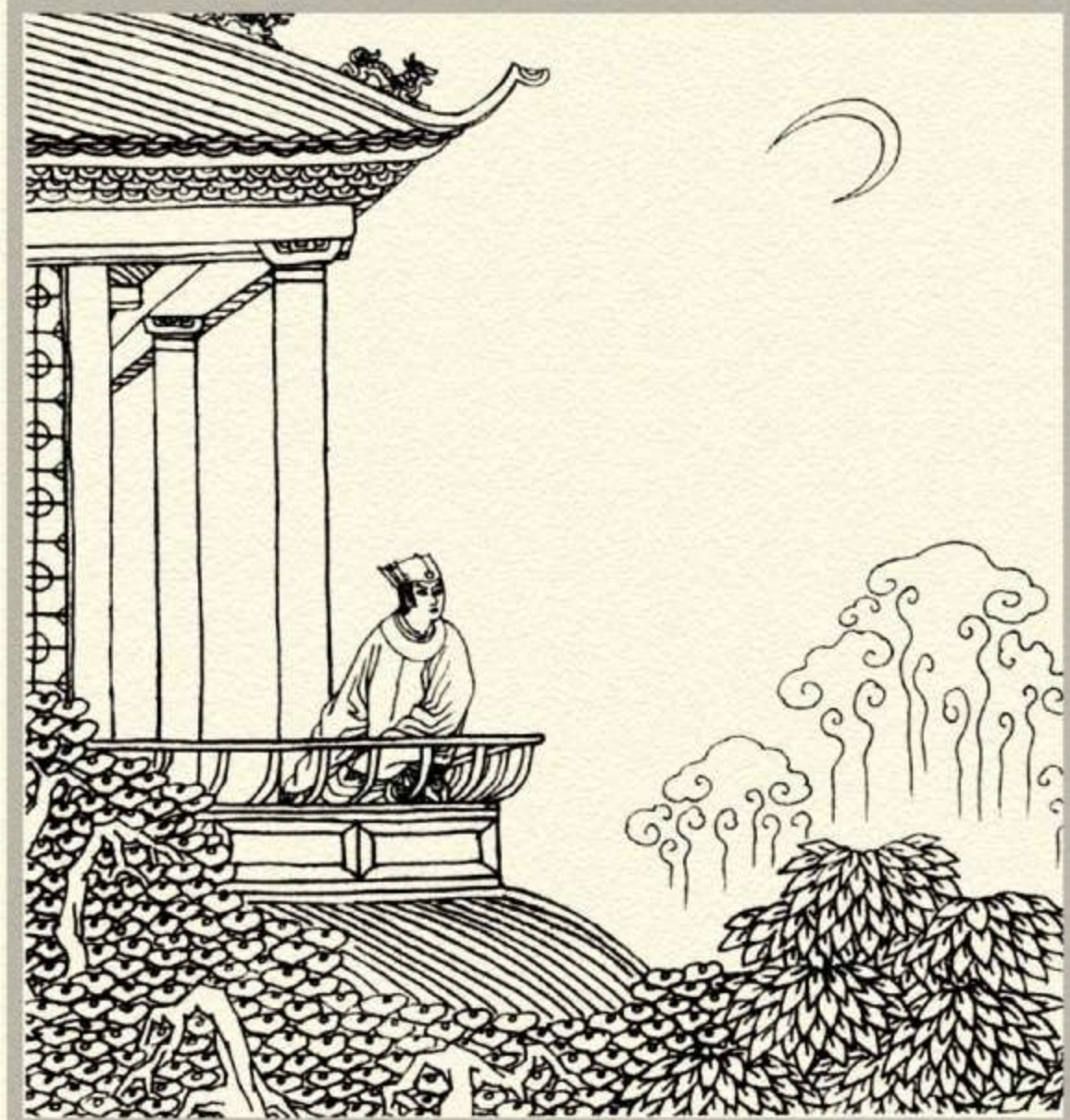
不一会儿，室内传出婴儿的哭声。安大业夫妇急忙进去一看，是一个男孩。公主高兴地说：「这孩子长得福相，将来要成大器的，就给他取名叫大器吧。」



自从孩子生下后，公主又和以前一样，不食人间烟火了。一天，公主忽然说，要回天上去探望父母。问她要去几天，回答三天。接着就像前回那样敲着那个皮筏一样的东西，便不见了。



过了三天，不见公主回来。等呀等呀，等了一年多，仍然是一点儿消息也没有。



安大业绝望了，便关门读书，后来考取了举人。但他始终不肯结婚，常常自宿在北院，沉浸在对公主的思念中，追味着旧日的恋情。



一天，他正在床上辗转反侧，睡不着觉，忽然一道亮光自窗外射入，门也自动开了，一群丫鬟簇拥着公主走进来。



安大业高兴得一下跳起来，怪她为什么失约？公主说：「我并没有延期呀，天上才过了两天半呢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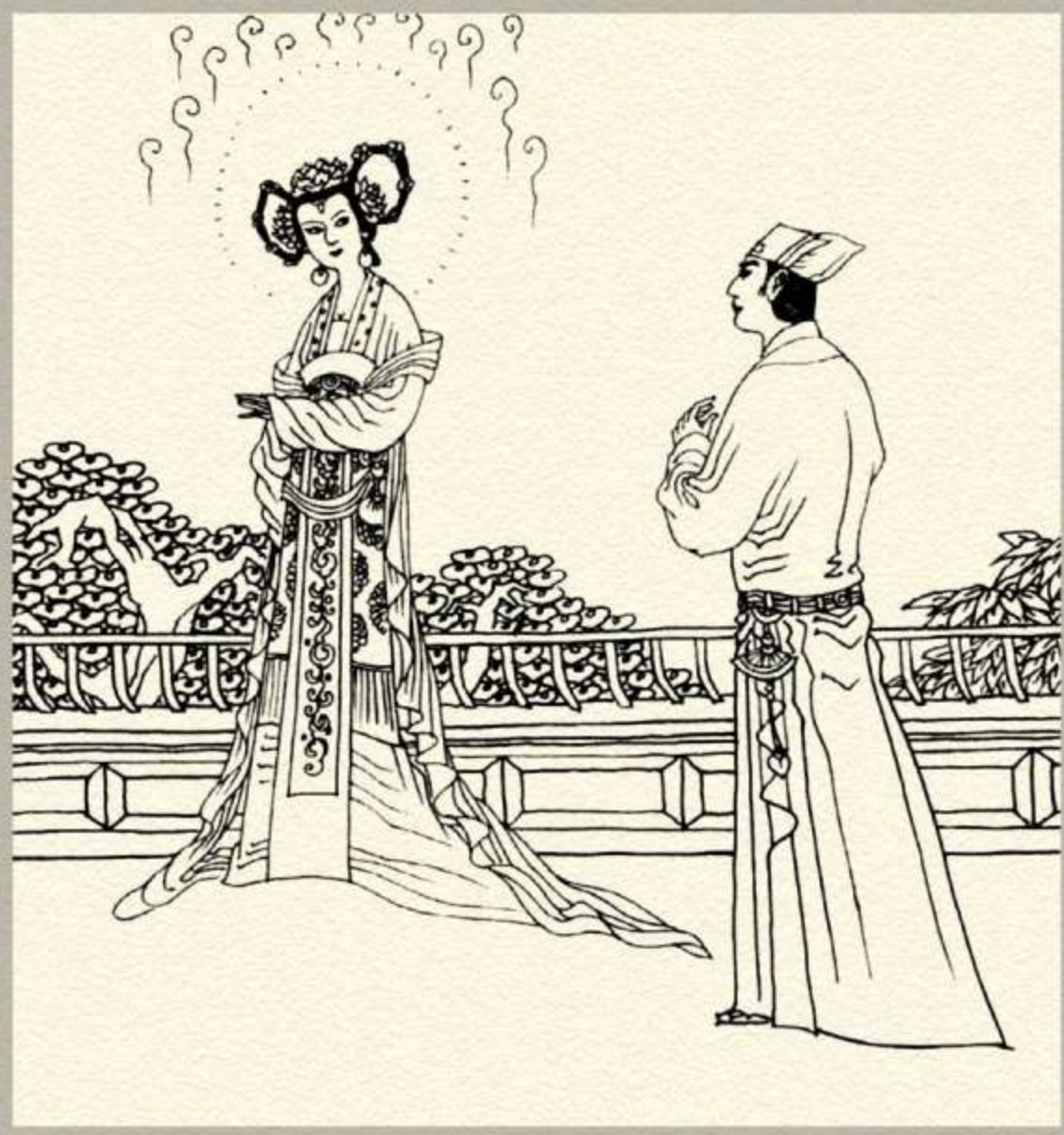
安大业得意地自夸，告诉公主他考中了举人，以为公主一定会高兴。但公主却郁闷地说：「要这种东西干什么！又不见得能增多多少光彩，只会减你的寿数。三天不见你，你又向尘俗的泥坑陷深了一步！」



安大业听了，便不再在功名富贵上费心了。过了几个月，公主又要回娘家，安大业非常凄楚，恋恋不舍。



公主说：「这一回一定早回来，免得你久等。可是人生离合，都有定数，利用相聚的日子也像花钱一样，节省一点，可以多用几天，浪费一点，那么，短时期就花光了。」



公主这次回去，一个多月就回来了。从此每隔一年半载，总要回去一趟，往往几个月才回来，安大业习以为常，也就不再奇怪了。



后来，公主又生了一个儿子。公主把他抱起来一看，不由得皱着眉头说：「这家伙是个豺狼！」要丈夫立即把他丢掉。安大业舍不得，还是留养了下来，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可弄。



可弄刚满周岁，公主就叫赶快给他定一门亲。有许多媒人不断上门来说亲，公主问了年庚八字，都说不合。她叹息道：「我想给这只狼寻一个笼，竟求不到，该当要被他破败六七年，这也是天数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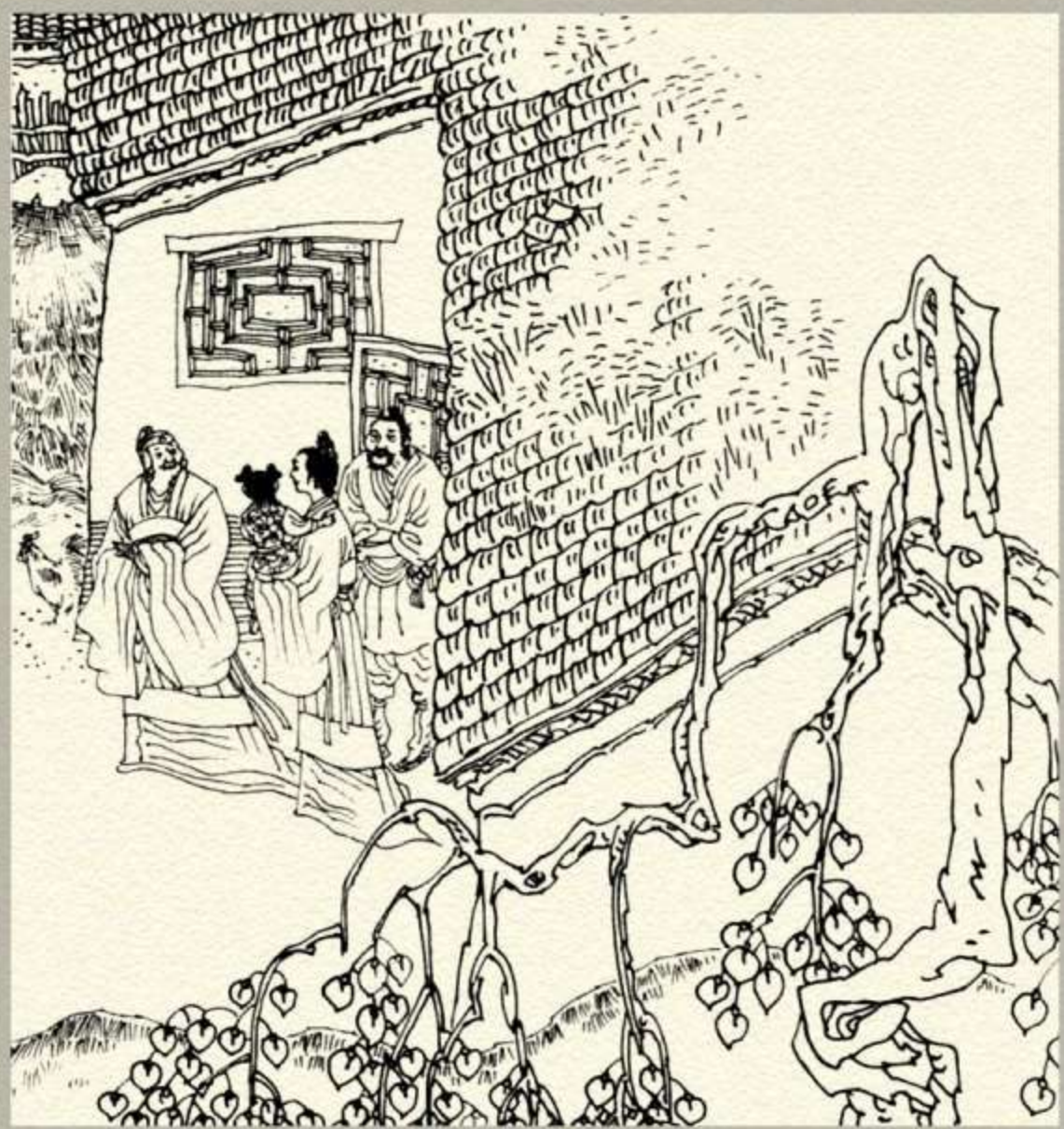
她又嘱咐丈夫：四年以后，有姓侯的人家生一女
儿，左边肋下有一个小瘤，便是可弄的媳妇。不要计
较她的门第，一定要娶她来。



六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。一天，公主又要回娘家探望父母。安大业想阻挡，可牛皮筏一响，只听见公主在云雾中一声叹息，从此无影无踪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

安大业不忘公主的嘱咐，请托亲友代为注意。后来，果然有一个姓侯的女儿，生下来就有一个瘤。那侯家很贫穷，人品也不好，人们都瞧不起。安大业不顾一切，给可弄订下了这门亲事。



大儿子大器渐渐长大，不但相貌英俊，而且好学，十七岁就中了进士。后来娶妻云氏，夫妇俩孝顺和睦，父亲很喜欢他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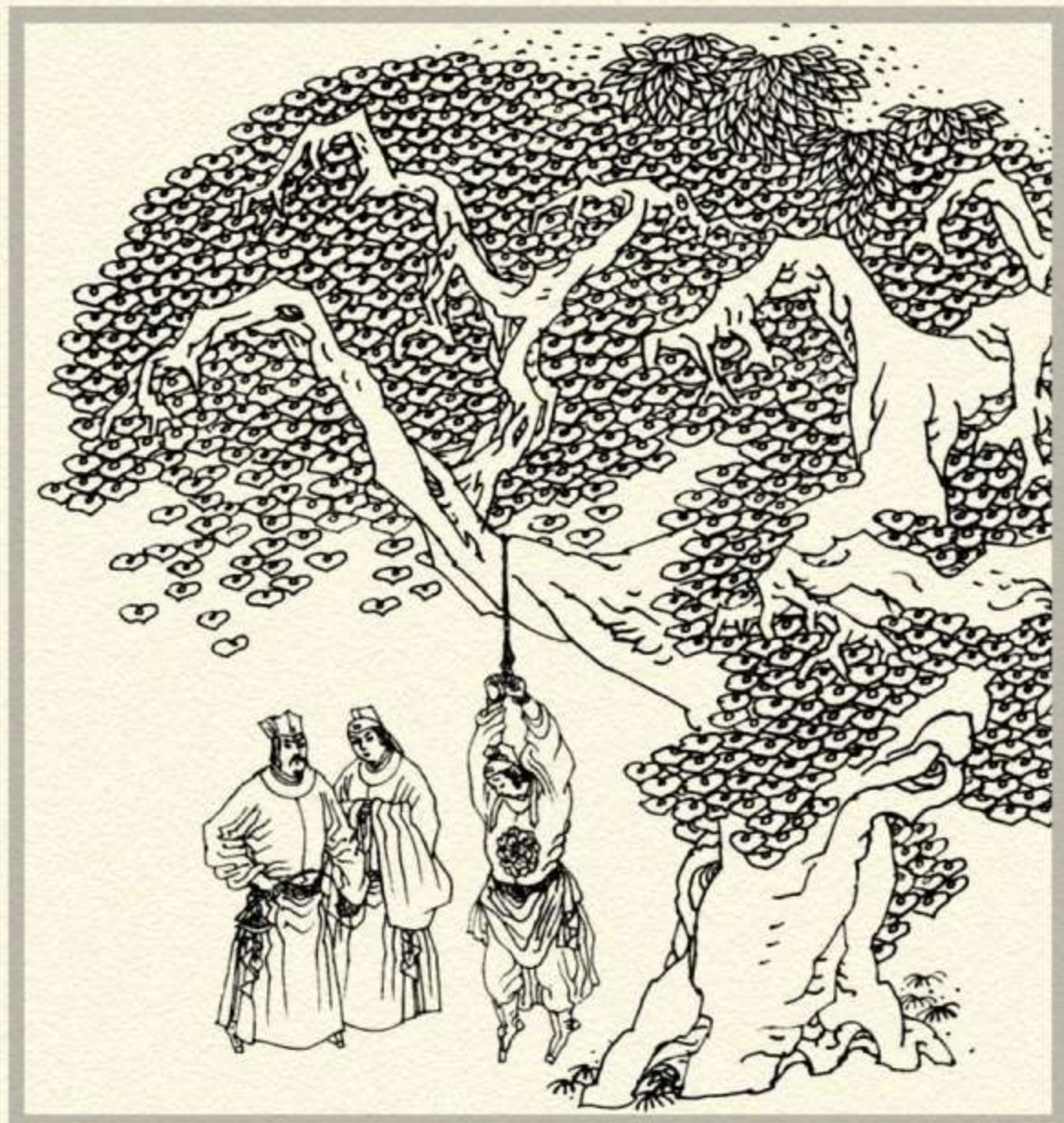
而可弄却自幼顽劣，不爱读书，经常和一些流氓、无赖混在一起，喝酒赌钱。输了钱便偷东西出去还债。父亲发怒责打，就是不改。于是家里就像防贼一样提防着他。



他在家弄不到东西，便出去当小偷。被人发觉了，绑起来送到县官那里。县官一问他的姓名家庭，知道是安家的儿子，父兄都有功名，便用名帖送他回家。



父亲和哥哥气得把他吊起来，痛打一顿，几乎快没气了。最后，还是哥哥求情，才饶了他。



父亲一气之下得了病，饭也吃不下了，便给两个儿子立文书分家，把楼房、肥田都分给了大器。



可弄又怨又恨，夜里拿着一把刀闯进哥哥房内，想把哥哥杀死，不料一刀劈在嫂嫂身上。云氏穿着一条公主留下来的睡衣，那刀砍在这件衣服上，立刻迸出一阵火星，可弄大惊失色，慌忙离家而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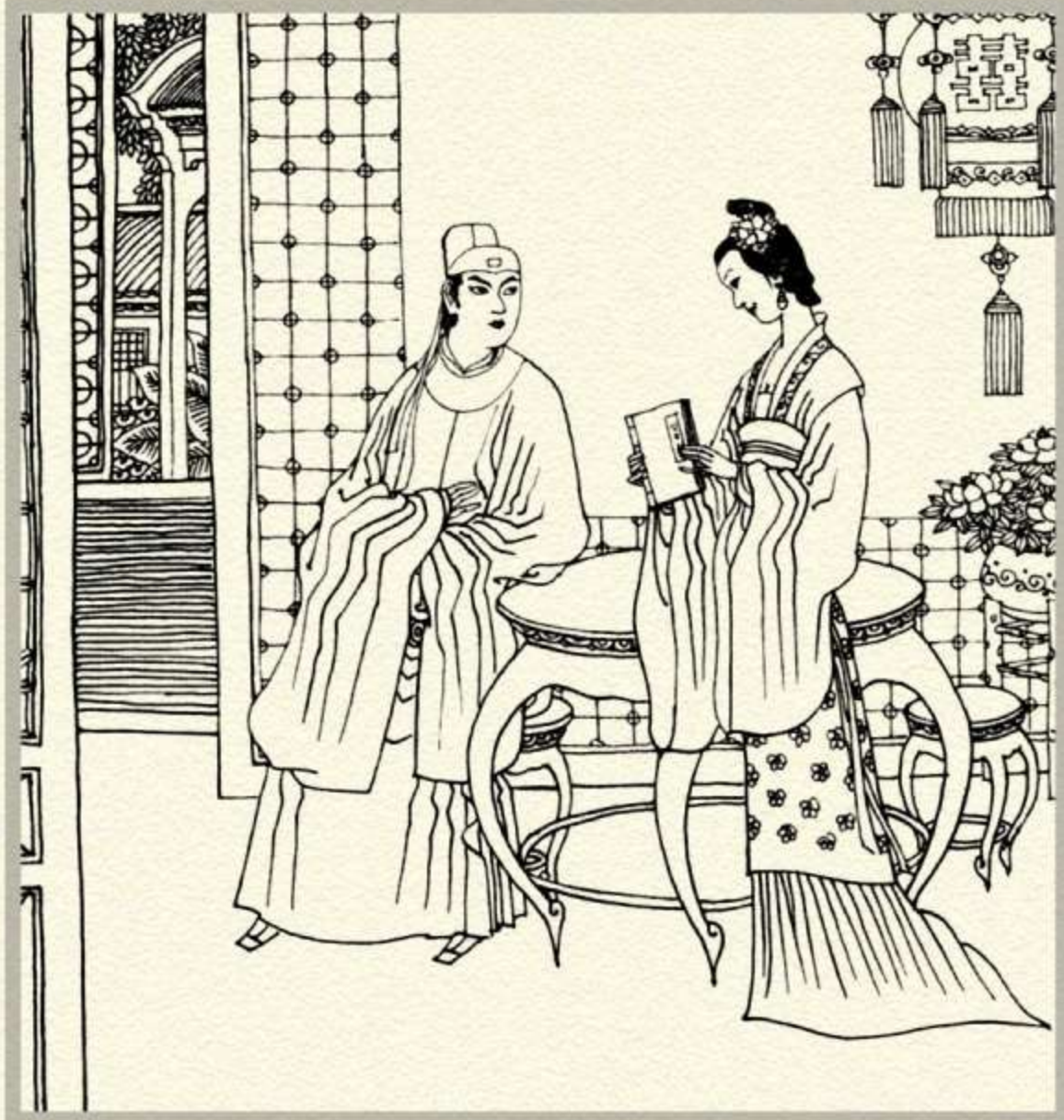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知道了这件事，病势更加沉重，过了几个月便一命呜呼了。听到父亲死了，可弄才回家来。



哥哥待他很好，而他更加放肆。一年多后，便把分给他的田产全挥霍光了。他不但惭愧，反而到府里去控告他的哥哥，官府里早就知道他的为人，斥责了一顿把他赶出衙门。从此两兄弟就断了往来。



又过了一年，可弄二十三岁了，侯家的女儿也十五岁了。哥哥想起母亲的话，便要赶紧替他完婚。于是派人把他找回来，等弟媳妇娶进门，又把父亲留下来的良田都登记在簿上交给她。



哥哥对弟媳说：「几顷田地，是我拼命给你们保留下来的。可弄是个没品行的人，他会花得寸草不留。今后的命运操在弟妹手里。如弟自新，自然不愁吃喝，否则，我也填不满他的无底洞。」



侯氏虽是小家女儿，却又聪明又美丽，不但能干而且很有决断。可弄又爱她又怕她，不敢违背她的吩咐。每次出门侯氏都限时限刻，过了时限就要痛骂，而且不给饭吃，因此可弄婚后守本分多了。



一年以后，他们有了一个儿子。侯氏对可弄说：「我以后有了依靠，可以不求人。几顷肥田，娘儿俩不愁没有饭吃，没有丈夫也不打紧！」



可弄旧性难改，一次又偷米出去赌博。他老婆知道了，拉满弓在门口阻挡他，不让他进屋。可弄吓得急忙逃避。



后来，他偷看到他老婆进去了，才畏畏缩缩地挨进门去。他老婆顺手操起一把刀，可弄掉头就逃，侯氏追着一刀砍下去，砍在了他的屁股上，血淌得满鞋满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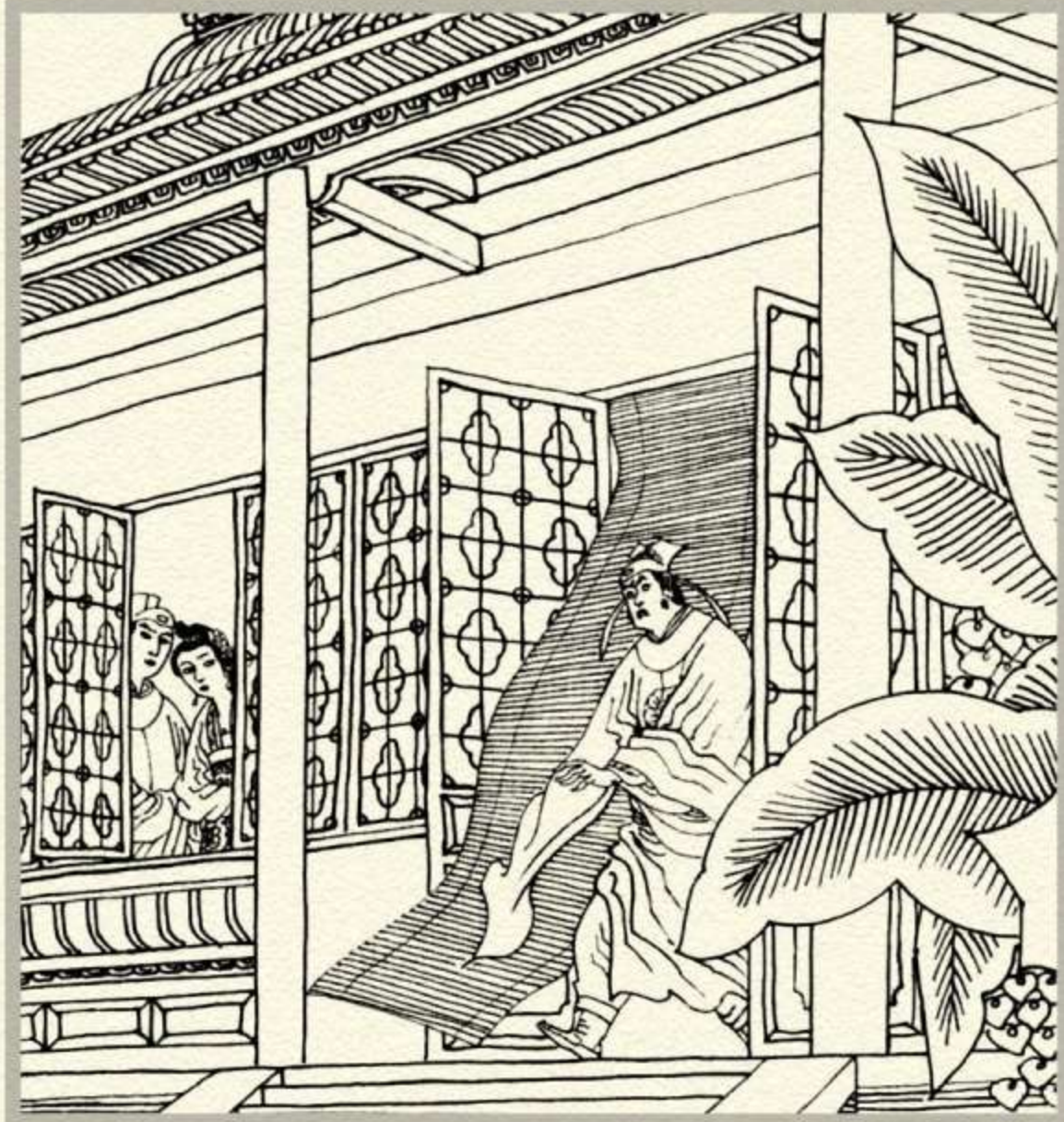
可弄气愤极了，跑去告诉哥哥。哥哥理也不理他。他吞气含羞而去。



过了一夜，又跑到哥哥家里，跪在嫂嫂面前哀哀哭泣，请她到老婆那里说句好话。



可是侯氏坚决不肯再收留丈夫。可弄怒气勃发，便要去杀他的老婆。哥哥不响。可弄恨恨地拿着武器冲出门，嫂嫂吓坏了，要去阻拦，但丈夫仍然阻止了她。



等可弄出了门，大器说：「你别上当，他是故意这样装模作样，其实哪里敢回去！」但大器夫妇还是派人跟去暗地观察。



听说可弄已经走进家门，大器夫妇也着起慌来，正要亲自奔去劝阻，可是可弄却已经垂头丧气地出来了。



原来，可弄刚一进屋，侯氏正在逗孩子，一见丈夫进来，便把儿子往床上一丢，拣起一把厨刀就要砍，吓得可弄拖着武器扭头就逃，侯氏一直追到门外才回去。



大器打听清楚后，故意追问可弄。可弄一声不响，只是面朝墙哭泣，哭得眼睛都肿了。



哥哥实在不忍心了，便亲自领他回去，侯氏才肯收留他。大伯一出门，侯氏便罚丈夫跪下，逼他发誓不再胡搞，然后才用瓦盆子装点食物给他吃。



自此，可弄返才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。侯氏当家，生活越来越富足，可弄只是坐享其成而已。可弄一直活到七十岁，子孙满堂，侯氏时常拖着他的白胡须，要他跪就跪，哼都不敢哼一声。





云萝公主

聊斋誌異 收藏本 下

原著：蒲松龄

改编：南 南

绘画：季源业、季津业、

徐 明、王 斌

出 版 人：刘子瑞

责任编辑：施振广

技术编辑：高 振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

邮编：300050 电话：(022) 23282867

网址：www.tjrm.cn

全国新华书店 经销

印刷：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50 印张：1.92

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5305-3209-X 印数：1-3500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